



曾经的一长条“黑屏”

“塘桥滨江”就在浦东塘桥路的江边。这里原来是上海滩的“黑非洲”，称“上港七区”，华东地区最大的煤炭集散中心。上海本地不出煤，全靠“北煤南运”。作为煤炭装卸专业码头，这里一手接过“北煤”，转身一手“南运”。过去城市发电都用煤，“不夜城的光源”，是当时媒体给予煤港的美誉。

我在1968年进港当煤炭装卸工，说来也有半个世纪了。岁月如流留不住。波推浪涌，往事渐渐浮现水面。上港七区岸线很长，南起南码头，北到杨家渡。整个港区中间夹了两条马路，自然把码头切分为“南栈”、“中栈”与“北栈”三个区域。南栈与中栈之间有一条“西高泥墩路”，一听路名便知是一条烂泥堆起来的小路；还有一条“塘桥路”夹在中栈与北栈之间。三个区域形成江岸三足鼎立，支撑一个“黑区域”。

准确地讲，这里的环境还不及。遍地煤山煤海，风一吹，煤灰在头顶飞扬，看上去天是黑的，沿岸的江水漂浮一层煤灰，水也是黑的。走一圈，一身黑，捋个脸，一手灰。装卸工个个墨赤黑。每天上班必须换工作服，而且必须是从里到外彻底换。装卸工的更衣楼在北栈，而浴室在中栈。北栈门口紧贴塘桥渡口。下班赶去洗澡的工友，个个怀抱一个装满干净衣裳的大布袋，走出北栈大门，穿越塘桥路，再到中栈。每到这个时候。渡口就有一群“墨赤黑的人”迁徙的景观，许多轮渡乘客都会驻足让路。也因此，常有措手不及的意外遭遇。

8队青工小赵，穿越塘桥路去洗澡的途中，巧遇女朋友的母亲正从渡口出来，四目相对，各自大吃一惊。母亲回家怒不可遏，责令女儿立即与小赵断了，说小赵是个“骗子”。女儿当夜冲到小赵家“兴师问罪”。这位母亲以前只知道准女婿是在“中央直属企业工作”，想必是在“山青水绿”的地方，坐坐“写字间”，现在看到这副“墨赤黑”的“卖相”，她断定小赵是“拾垃圾”的。这是个“冤案”。

上海港过去直属中央交通部，就像铁路局直属铁道部。上港七区北栈正门的招牌上，清清楚楚写着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上海港第七装卸区”一行大字，小赵称其为“中央直属企业”，未尝不可。问题在于他没有，当然也不敢跟女朋友说清“工种”。这件事的结局可想而知。

这样的窘境，自然是港区所处

的地理位置带来的不安与沮丧；此外还有煤炭货种特殊性带来的艰辛。每逢雨天，上海港其他装卸区一律停工休息，唯有这个港口，风雨无阻。个别调皮的青工把“上港七区倒煤吃灰”，诮称为“上当、吃屈、倒霉、吃亏”。工间休息的时候，这样的幽默会引得工友们哈哈大笑。不完全是自嘲与遗憾，也隐含矜持与自得其乐。

海港是没有屋顶的工厂，我们青工们在这里接受洗礼，燃烧炽热的职业情感：“为社会主义事业献出我们的光和热”。一个令人豪迈的使命，鼓舞无数“韩小强”坚守海港，在风雨中成长。我不能忘记，为海港事业付出代价的一个编外“人群”，那就是港区周边的居民。他们即便门窗关得再紧，也是屋里“无风一层黑，有风灰一堆”。平时他们也穿“防护服”，偶尔有访客再换“清装”。不少女朋友首次上门，一顿饭后就“黑”了脸，十有八九告吹。我还清楚记得，刮西北风的时候，不少居民拿着发黑的床单到港区门口诉苦，讨公道，要求索赔。

“黑长屏”终于动迁了。浦东开发开放推进了城市建设，上海港各个装卸区先后撤出黄浦江。煤炭码头也迁到了远方。由于城市发电改用油料等原因，现在的煤炭堆场缩变为“迷你”，自动化吸煤机的使用，装卸工变成了司机。“墨赤黑的人”的形象只能进入上海港历史博物馆。

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工作需要调离海港，正是浦东开发建设大潮初涨。至今三十年过去了，也真是“弹指一挥间”。就在这“一挥间”，我的记忆由“黑屏”转换成“彩屏”，江岸的“黑长屏”，变为葱翠的“新绿洲”。姹紫嫣红的花树之间，灰黑色的自行车骑行道轻轻延伸，与此并行的是，紫红色的步行道雅致幽静。这两条道好像都是塑胶质地，厚实又松软，无论是骑行还是步行，都是那样舒坦、轻快。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铺设的生活之路，就是这样多彩、惬意与美妙。

那些曾经“诉苦”、“讨公道”的居民们部分已动迁，还有相当部分已经“把根留住”。今天，这里家家都变成令人羡慕的江岸“景观房”，怎么也不舍得撤离。不幸者变成幸运者，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市容、交通等社会环境，最重要的是，改变了人们的命运，让劳动者与生活着的每个人都有了更多的尊严。

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地方，却一时无从辨认。站在“塘桥滨江”的亲水平台上，背朝江流，环顾左右。可以目及的岸线，满满的记忆，由衷的感慨……

江岸三章

◆ 烁渊

2020



难忘的一次午夜呼救

这是1956年5月26日的午夜，一辆上钢三厂消防队的吉普车，加足马力，向周家渡渡口驶去。可是，寂静的渡口无船，无人，黄浦江枕着渡口的浮动码头睡着了。

车上，三位身上还在冒烟的被1300摄氏度的钢水烧伤的工友，无力地挣扎在死亡边缘。司机想通过这里的轮渡直奔瑞金医院。那时，浦东到浦西的唯一通道是“市轮渡”，午夜之后，每一班要隔一小时。此刻，渡船静静泊在对岸“渡口”。

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“快来啊！快来啊！”“护送”的工友与司机一起下车，站在渡口的码头上，向着对岸吼叫，是声嘶力竭的吼叫。那时候，没有手机，渡口也没有电话。

钢铁工人的生命呐喊，似雷霆击断对岸的缆绳，似刀斧劈碎江潮的睡梦。对岸终于被唤醒。吉普愤怒地冲上渡船，冲出对岸的渡口，奔进瑞金医院急诊室的时候，已快凌晨两点，钢人邱财康奇迹般

地被救活了，其他两位兄弟的生命被无情的死神夺走。

这位“钢人”是幸运的。而两位不幸遇难的弟兄，始终埋在他心上。他与工友们的情义是“百炼”凝结的钢铁般牢不可破的“生命共同体”。

我为编撰一本浦东的纪念文选，拜访了这位仰慕已久的“钢铁英雄”。听罢他的讲述，恨不能在渡口生一根可以拉动对岸的长长缆绳，一根力大无比的缆绳，两岸有紧急需要的时候，只要拉动一下，对岸便可以神速移动过来，两岸合辄，无缝连接，那多好啊！多少危危的生命可以再也不被过江的时间耽误。

理想总是首先以“童话”的形式呈现。而今，浦东开发开放30年来，黄浦江上下，有多少大桥、隧道应运而生。过一个江，只要几分钟，要是邱财康的两位兄弟在今天，也许还可以活着。通畅、时间与速度都是一种生命力。那些上天入地的大桥、隧道，不仅仅是便于人们出行的便捷交通线，更是我们市民的生命线。

周家渡渡口声嘶力竭呼救的夜晚，再也不会有了。

站立的一条条金融街

“塘桥滨江”的北岸可以延伸到原来的陆家嘴渡口，只是，那里已经被陆家嘴隧道替代。来自五湖四海的资金流、金融潮正在向这里汇合。一座辉煌的金融城，耸立在金色的陆家嘴江岸。

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里，集聚着世界各国上千个金融机构。每座楼都是一条站立的“金融街”。我穿梭其中连续10天，为了制作一部展现现代化“金融城”的微电影。那是2013年的春天。

编导决定拍摄一位外国金融从业者在陆家嘴的一天。那一天上午8点就要开机，可塞尔维亚的演员皮特个子高，身臂特别长，必须要给他“量身定制”一套黑色西装。怎么来得及呢？我让剧务小张去落实，要求定做一套西装，第二天一早交货，工钱可以出原价一倍。12点钟接到剧务电话，定制西装已落实。世上竟有这等巧事，这家服装店老板娘，过去住在陆家嘴渡口附近的“烂泥渡路”上，浦东开发以后被“动迁”，居住条件大为改善。尽管已离开二十来年，她依然对陆家嘴一往情深。她听说是要拍向世界宣传陆家嘴的片子，马上答应帮忙。“不为钱，为的是让世界看一看陆家嘴的巨大变迁”。靠她一个人是完不成任务的，她立刻打电话把几位做西装的朋友一道叫来。几个制作好手放弃睡眠，通宵工作，终于在第二天一早6点钟，把为皮特定制的西装准时送到陆家嘴。细心的老板娘还同时定做一件白衬衫，与西装配套穿。

陆家嘴江岸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

方。而浦东开发开放，也是以造福于民的事实“开发”了市民对本土的挚爱。烂泥渡路在30年多前被破、灰暗，而在原来这条路上拔地而起的金茂大厦与银城路却是现代明亮的。为改善居民住房条件，从浦城路以东到浦东南路，拆除东昌路沿街两侧商店与民房，建高层与多层住宅和商店，道路也从原宽14.5~20米拓宽到24米。先后填平杨家沟、西小石桥、高邮浜、陆家渡浜等河流。改建和拓宽陆家渡路、田度路、东昌路、东宁路、陆家嘴路、浦东南路和泰东路等，改造境内所有弹弹路有19027平方米。2000户居民使用液化气。拆除西小石桥、吴家弄、朱家宅等。兴建了长航、长田、桃园、东昌、东园等新村住宅。一些高层建筑也先后拔地而起。经济腾飞与老百姓的居住改善双管齐下。在去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“陆家嘴之夜”晚会上，我用一首RAP《亲亲我的陆家嘴》，拥抱这片金色的江岸。

站在塘桥滨江的亲水平台，想起过去在上港七区工作时向北远望，可以看到的最高建筑是26米的东昌消防瞭望塔。今天，巨型超高地标性摩天大楼“上海中心”映入眼帘，其高度为632米。在“塘桥滨江”的亲水平台上，向东可见新塘桥路上耸立的“中远海运”大厦，其造型就像一艘巨轮。浦东就是一艘航船，驰行三十年，穿越了近百年来建设发展的航程。

“江流滚滚，千层破浪，百折不回，奔向前方。无论遇到多少礁丛，总是向着太阳。无论流到什么地方，总是不改方向，永远朝着太阳。”这是我写的歌，离开海港的时候与人合作的《江流与太阳》。这也一直是我心中流淌的江岸之歌。（本版摄影：姚建成、张龙、孙中钦）



沪剧表演艺术家邵滨孙、石筱英在港区